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陳鵬見佛意。須擇劍者不擇劍。漁父橈槳。莊生用此劍破人心。肝五臟人。有劍破莊生之心。肝五臟者乎。賦曰。論劍。因不可少。）

（莊浮行者。鄭伯升較。）

（咸曰。王者劍。諸侯劍。庶人劍。何如問仕劍。余聚等於之殘人。賦曰。喪身失命也。不知。今劍手劍。獨當門。殺伐。知回。業。永紅。塵。真自浮。二。瑠璃。）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音尋）。韓魏為夾（音頰）。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相禮。無文理也。

鋒。鋒刃也。鍔。劍口也。鋏。把也。一云鋏。鋏。脊。鋏。向刃也。三環。周之。而懼。懼。顫。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殺。謂怒不見禮。脊。白殺也。殺。刃出鞘也。

涉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飯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否。

適葬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此說劍者愛語也。正語之理。久爲迂士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噦嘔。高士屑之。才士厭之。因而爲轉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達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莽。先咷後笑。納牖遇巷。孚禴惕號。早見於易象矣。田中插鍬。床上推枕。劍刃上事。紅爐氷冷。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緇。地名。駁曰。緇帷。帷蓋不須。文。風吹別。中。漁。迅漁。能。帷。帷。帷頭。浪。聲。叮。東。聽。此者。莫。驚。不。調。何。如。御。調。工。藍。文。隱。以。林。鳥。逝。破。長。蓋。鬥。荷。負。化。身。不。步。能。祖。能。鉅。者。莫。是。礎。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憑。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踰。作六十九耳。者。髮下地本自如此。未出胎本自如此。豈不美殺。洗文耶。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而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八疵四患今能免乎舍其大且不擇而者兩容如過偷投其所欲此非本性偏言無有惡惡之心蔽惑之身者乎其被君子拔數）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奏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匿不擇善否兩容頰（反顏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見相勉強即呵之為人僞矜必公然縱恣乃可議數乎者設問淳文事兩容頰適諸蓋）

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眞祿祿而

（一說注曰世以事成致行者知之不則以無異不假假假不異之自總而反為淺別作錦囊矣用于人埋四字拈出要緊）

（潤明遂南國飲持曰獻酌百情遠離忽忘天大悲去此殘任真無所先此還其不選其具後世專嗜酒愛使潤明又早滿于僞矣）

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檢袂。檢袂也。齊民。齊民。平民。齊秩。秩倫。齊數。不及等也。）

愚曰論語寫下車不得言楚詞遂去攸然何極

（樂地曰此下船之漁父與前船之漁父如何相見耶沿兩邊萬古招魂息迹異世驚波無地。）

（弁語。故後自作耳。愚者曰。何用七百餘文萬餘語相勝耶一往無歸。舞語。早然半邊。知是支公一棟否。一客曰。休影息迹。漁父之纖也。吾明曰。迹本自息何藏乎行。以物與人還心自從。我若在邊。車授綏之時。使當在漁父之船。豈不使是漫天一棒。）

列御寇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諜（諜。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忠夫漿人特爲食漿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賓者。賓者。）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敦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邀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鬻人成己。鬻人成己。即遨遊也。鬻。鬻。遨。鬻。遨也。列子作無多餘之贏。敦。敦。敦也。）

五老曰小言盡人毒也故爲大言搖而本才其毒何如必曰以毒攻毒必曰究消其毒閒翁曰無門

（炮藥者無曰。雖形同有方平。間建已蹊隙。來伏權門。鑄從來相執。五。鑄先饋乎一漿。盡人是毒。奚覺。悟。欲總。爲技成得果。實材。急于自行。既協所。詳而能不。此其所不爲。而以神與。乃爲。爲。燒。驚。遠。此。同。理。已。爾。）

（前言。奚方。此言。發藥。）

只爲此一盃天酒。前後請許多客。方纔醉醒。曾見此父子兄弟。同異死生激揚。而醉者乎。侍者曰。何不以一盃分人。樂地一家曰。醉不。

涉江曰。知有刑天之透。又知有遁天之透。杖人與補菴曰。天下久爲鎖

無毒何必杞憂三山街人羅蠅封紙而鬻之曰。仰天笑。遊閒公子驚奇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圖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音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良。良人也。政作琅。家也。）

愚曰。知道易。勿言難。正好自己一獨。何故紫蘭連篇。世算四十九年。說法不曾說一字。知此顏盒一個。毒一個。毒。人止是貶。事事不駁。群天何言說。道不可得而聞也。有者曰。細言細說。

分裂自雅不使。以各絕。道能大同。總其別。海何曾。世百川決。

炮九 刻調 九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嫌漆白。求白嫌雪黑。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離。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寃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爲以益字。句。讀文方順。）

杖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屠龍者。非神之又神者乎。泙漫所學。曲高無和。德既支離。而道益單

實居曰。二十年前興化僧一個。爲彭神我。憐思遲鈍。答不得。今則曰。何必興化。開曰。二十年答得何必二字。或問興化如何答。曰。不必見興。必不必有優劣者。

庚。聽陽子昭曰。高象之中。獨處身。是得萬象。不得萬象。昭曰。不

掘。

矣。窮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數奇則不偶。彼握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亢倉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窐牘。敝精神乎淺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音毒。）

（磨曰。兩個。）

炮九 刻調 十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音擰。行。節。爲。相。調。道也。）

甘節冥月。如此。相合。總是氣不分。

杖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甘冥。聖人刪述。轍環。即此踐形。即此空空。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音陸）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國）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

（音。）

（音。）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之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杖云嘗觀閻媚蟾李乞播登壠孟子罵世貴用吹毛莊子更難相與爲其曰談無是非而毒更甚也嗟乎生才具眼如此無一知己怪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蓼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音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訊一作訟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愼音順而達有堅而纓有緩而釪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音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爲有所得者毫毛乍起恐耐不得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毗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侠音挾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于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方思善曰言八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表暴於外府者蓄藏于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與天遊

焦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

愚曰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取石來鍛之生平寶惜一時放手寧天寧地寧心驚粉正如此時子頷父乎將逆抑乎十乘驕耶莊子者固然可笑莊子捏此公花驕碎萬世亦是驕萬世之鍾耳

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緯蕭織秋也聘聘弟

炮九 十三

出此以較得車而問其不為利祿動耳。下段言運死生。不作人間死後之體面也。問答之詞。支離取類。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茶毗之亦敲枷打鎖解脫門也佛法未來而莊子自作此茶毗語亦奇

長犢曳尾不過樂生而已。鍾鼓聞往而贈璧固此同耶別耶。齎同文曰。前有一障消後有三尺。切烏鳶螻蟻。亦是送終小業

以方術道術連提。鄉鄙同門風世寇。到底入門須辨主。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是兩堂下哭靈主。歷然。愚者曰。數。

盧舟曰。孔子吐出學字作卻婚子。挂教字于屋前。藏宗字于背後。魯論這得有若一句。因不失義。謹料子夏徒孫萬言。機天溯出。弄到今日。杜西拽東。一切遮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驗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炮九 天下一 十四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通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殺遇殺亦遇。仔細簡點將來。法國寫蟻糧。免何以故。鳴特地挂招牌者。鋪戶賣鹽。愚者曰。且道殺得破。殺不破。

杖曰。志于道。據于德。依於仁。游於藝。亦可與此同參。一作。清。任和時。亦是隨。清四時。愚者曰。影壞日光。肥在視難。間眼。

迂齋曰。象勺安業。即是游心節用之術。大排讀。唯諾。即亨宏齊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刪訂作述集羣聖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爲不該不遍一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敘諸家皆是聞風起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伊尹任而近察夷清而近隘惠和而不恭獨孔子爲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

炮九

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卿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常不壞而一常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末度爲端幾而即費知隱者乎莊子亦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張

子歎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大體

愚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籥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

炮九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杖曰外道之不離山者以離塞充饑爲苦行不如此不能成佛又爲知佛之所以爲識罷然如此人不識好若非遠路肚饑回詩知殷勤知日路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

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觭無偶也不仵所答非所問也是其信反譎詭也若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不能獨行而得之後齒而已因以爲號

譚曰世上溫飽而自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爲才士只是心切天下故曰其於王也遠矣信知莊子非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佛亦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出則今日之販拂闢險者曾如別墨否耶

此特略舉觭偶之譎詭然了稱法之世可作淳嬰爲其儉約而爲人之也與自假任無假別間大抵弱不扶強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聏音兒從肉調

象魏榜文郤被墨子非出

雖殷無行謀禦無任推倚隱與物宛轉今世昭昭蓋之現蓋以爲列子之靡心用形者非其知聽只爲氣流然折槁不如苟鋪自埋心此調齊物論相

公而不黨易音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多少而斷斷曰不知道後世枕糟粕以告子販賣者大賴在此矣若知微妙作鑑亦可謂鬼看門棚篆曰執三際俱斷者非推拍皖勘乎不存知解非不師智慮乎趙州兩西非舍是與非乎罪過如須彌山果能未嘗有罪罪實是死人之理無知之物猶可笑而世之若假截斷知解以爲指聖之力而冥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音零）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音奚）無任而笑天下之上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追）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已矣推（吐雷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嘘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音然）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于魠（音鮀）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嘗與諸同。槩言概也。隧。磨齒也。窢。然。逆風所動之聲。魠。斷。猶刲斷也。）

藏一曰當時嘗引楊墨而此敍諸子不及楊此固楊之流也莊子其有所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非莊子之冥合乎莊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容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愼到田駢皆趙人。愼到學於田駢。田駢學於彭蒙。蒙師曰古之道人。其師傳授。而時時出化之。然則老子之道。或隨者乎。然是傳授不竹。隨人者故。有後而先。終則始。至。隨復見四時春。）

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利之楔亦猶佛知人之畏死而終日爲生死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而已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精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

（知何是大聖。曰聖安知處。知何是。設疑。曰。其下。因求。然。答。聞曰本與物打作兩橛子也。物。物與。但。知。物。與。物。相。著。曰。皇。皇。相。著。曰。皇。皇。相。著。曰。皇。皇

元長曰老莊討便宜然先卻甘心吃虧聖人曰不壞正法任汝便宜達士曰得便宜處失便宜

杖云此處獨標博大眞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

正以敍諸家而賣弄其三不收八不就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陸方壺曰莊叟自敍道術乃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卻非他人過爲夸誕者雖然下一轉語正謂上達之妙不離下學之中

愚曰莊子雖稱老子而其學實不盡學老子故此

處特立一帽子自戴之非芒昧也何能滑疑非滑疑也何能稠適而上遂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提敗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舉本數末度六適四辟之畢羅重新註解明矣雖然如此說來又滑一疑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鄧析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歷時宜舉者不過此關安得不亂乎而爲所惑亂。

濮問曰：蟻無慧，卵有民，如何道？曰小行句代云：天寬鳥空向火，恩曰境破地洋。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窮于德強于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宝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大長短虛實。且換而顯其道。

通曰一耳。丁子。蝦蟆。初生有尾。長則尾化而後則曰蝦蟆有足耳。升菴前侯元美。書事辨惑兼字。似支。

世者曰：莊生意在遺放以享活潛而見其者。蹈蹈鍵走矣。後世尋此生地位者有度而除。莊生蹈海之筆。錄以嘯傲者可驚計耶。或曰尋地位者勿論蹈蹈。蹈蹈才。亦未見也。陶翁曰李。云學吾者桃。同吾者死于右。

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是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韓嬰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君子不爲也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illegible]

劉槩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者本末先後一萬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枉而曲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法也而成于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

不能近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內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裂于楊墨無爲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卑復朴以絕華沉濁不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一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然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薄鼓吻訴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在道。不可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亦箭與豕奇共敗。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于睽也亦云。險與睽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潛艸曰。莊子首言怪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暱庸。好勝而護短。是眞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幾協藝樂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欺耶。莫奇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法住法位。止有一事。相即是性。豈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奇。而提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之怪。以展其不傳之秘。而設陷虎之機。惠子跳上三十三天。亦跳不出他金剛圈也。煞有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之手眼在。杖人到這裏。且放過他一着。且道何處是放過莊子處。若這裏別具得隻眼。則莊子之孤尚有在也。切忌與混沌曉得。奇侍者曰。卻被大奇曉得也。杖云。汝曉得箇甚麼。曰。和尚以莊子爲托孤。實是和尚托孤于莊子。而莊子又因得托孤於和尚也。杖曰。但得混沌不知便了。汝等知得。又何妨乎。奇亦笑曰。如此則留一部莊子。公諸千古。不怕人鑿破矣。

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昉歟。曰。破象家取以袪苟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雙破以歸平定。其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襲循者卒無以辯。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深徹幾先。蛇糾鬼攫。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回鑑曰。觀山河如手一葉。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矣。非惟片紙罔萬國。六合吹脣。而後徵也。晝夜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千秋在一字。黃粱畢一生。而後徵也。空廓隱隱。無非象數森羅。萬賭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實中本虛矣非惟椰心內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徵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貴隱莫破莫截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空矣然執之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必夷岳塡壑抹撥寒暑哉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予奪也猶亦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泯于統統泯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可能也

揭暄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地曰正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槃焉世謂惠莊與宋儒必氷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襲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寒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定以破人惠施不執此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核物究理毫不可鑿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牆守當局愚人者所能道乎惠子相梁事不槩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哲保身葬則亦忠諷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深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壇以五車藏牙齒眼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噓室曰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昧若不得惠施麻物艷段則大曲無滾遍嚐又何貴以本律煞尾乎噓噓或嫌雪黑或嫌漆白大同異小同異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雜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雙選弄作岐頭一脚情知兩邊行莫不妨闢劣支離雖然焚鈔舞更郎當帖終出家筆且歸甕南渡樂部有早行孤迸行孤睡孤正爲窮子捨父所以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聲了此獨絃哀歌之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